



相传为傅山好友梁檀所绘《傅山行医图》（资料图片）

傅山医术之高明,不仅体现在《傅青主女科》等医著中,更可从几百年间流传于三晋大地的行医故事中窥得。傅山自称儒医,也有称其为仙医、道医,乃至医圣者。万事有流必有源,傅山的医术乃至医学理论得自何处,传自何人,一直是困扰傅山研究的一个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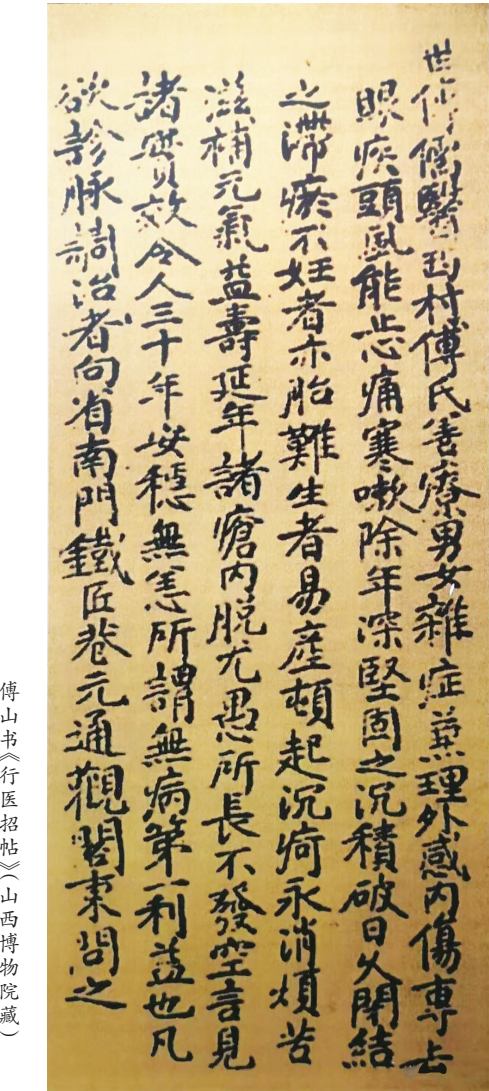
在甲申国变之前,不仅见不到傅山学医从医的点滴记述,相反,他还是一个体弱多病之人,甚至也曾求神祈药。记述傅山学医从医的文字,几乎都在甲申国变之后。“往岁石道人寓孟,陈子追随焉。顷道人居河西,陈子又从与研究医药,将逾太行行收药饵”。“次同,研经穷理,隐于医。余老病,时时从问方药”。也就是说,在明季,傅山从七岁入家塾,十五岁应童子试,应乡试,入三立,但并不为科举拘系,乃至务博综,“伏闕讼冤”,助官府御寇,精力基本无暇顾及医道,直到甲申国变避乱于晋东,特别是寿阳五峰山出家入道后,始涉足医道,且一发而不可收,成就岐黄之术。

傅山行医有清晰的传承,其医道渊源和传承,与杨耀祖、郭还阳、卢丹亭、陈士铎几人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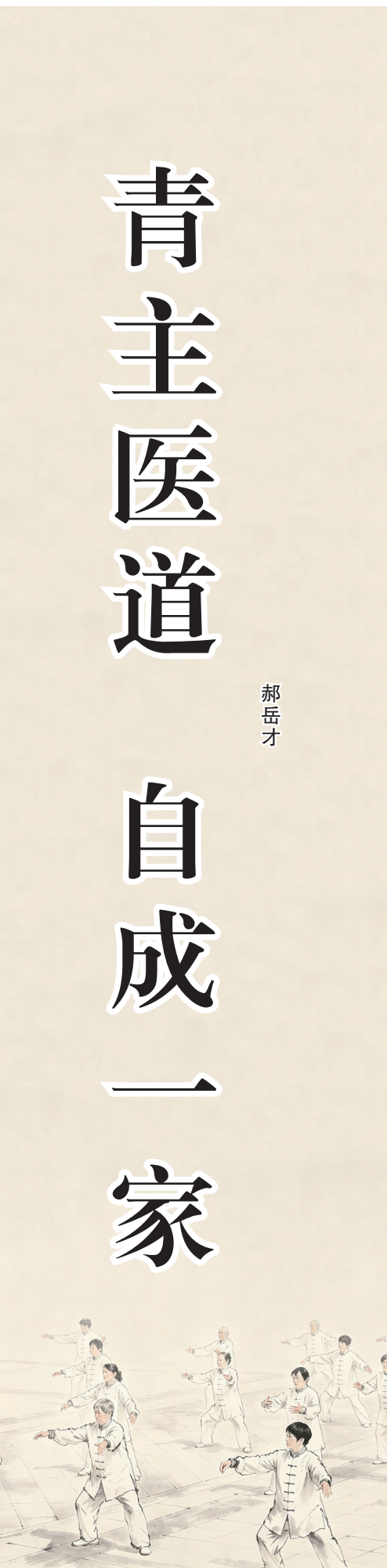
医学渊源

在清乾隆、光绪《平定州志》中,有这样一条十分珍贵的记载:“杨耀祖,字丕显,幼遇异人汪健阳,遂精岐黄术,为晋省诸大吏所重。流寓太原,傅山疾,非公药勿嗽也。开化寺有公炼药读书精舍。癸卯(1663)领解,甲辰(1664)成进士。在京王大臣咸礼之,名动一时,人呼‘仙医’。”可见,早在甲申国变之前,师从异人汪健阳的平定人杨耀祖曾流寓太原,在开化寺设炼药读书精舍,傅山常往就诊,而且非其药勿嗽。二人之间的医患关系、信任关系均可得见。甲申国变后,尽管找不到杨耀祖行述记载,但可以推想的是,傅山等家居太原者皆在平定、盂县避难,并以道士身份为掩护,行医布道;杨耀祖自当撤离太原回到平定,而从其后来的轨迹分析,应该是精研医道,涉足科考。最终,不论是始终以道士身份抗拒清廷的傅山,还是考取功名的杨耀祖,均殊途同归于悬壶济世,以传承弘扬中华医道为己任。由此判断,傅山甲申避乱选择平定、盂县,除了出家拜师求道的原因外,问医于杨耀祖或亦为重要目的之一,只不过由于无法知晓的原因未见于记载。但傅山走访晋东民间,寻方采药,悬壶民间,与诸如魏泰等熟悉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儒医探求医道,乃至后来在府城合开药铺“大宁堂”,确是活生生的事实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宋衣道人案”后,傅山曾于清顺治十三年(1656)南下,先后至沛县、金陵、淮安、海州等地,拜访阎尔梅、阎修龄、阎若璩等学



傅山书《行医招帖》（山西博物院藏）



郝岳才

青主医道自成一家

者名流。徐元文在《秦承祖脉经》序文中记述:“观真卫正守杨耀祖赠礼《秦承祖脉经》精抄本,乃忆家父家母疾患之体,得益杨父诊而愈也。且忆顺治十一年(1654),授杨父金陵医王之誉。遂读《秦承祖脉经》数月,乃《黄帝内经》《扁鹊镜经》《公甫文伯脉经》三书合集。皆按陈策理以明机,详其精义而言约。”可见此时,杨耀祖已成为江南名医,而徐元文在其序文中尊称杨耀祖为杨父,且常为其父母出诊,可见杨耀祖与徐家交往之深。徐元文是顺炎武外甥,依傅山与杨耀祖甲申国变前在太原间的交情,傅山与顺炎武后来的交往,傅山千里南下,二人似已相见,却未见诸记载,或许因甲申国变后傅山与杨耀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,傅山矢志于反抗清廷,杨耀祖致力于科举应试,道不同不相与谋。此一推断也只能存疑待证,期待新资料的发现。

傅山的医学渊源还与郭还阳、卢丹亭两人有关。

明末清初,晋东郭还阳、汪健阳两道士十分出名。清康熙十一年(1672)《寿阳县志》对郭还阳有详细记述。乾隆、光绪《平定州志》记述汪健阳十分简略。此二人各有高徒,郭还阳传傅山,汪健阳传杨耀祖。

关于郭还阳与汪健阳二道士的交往,尽管找不到相关记载,但结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郭还阳修行的龙泉庵在寿阳太安驿五峰山,汪健阳修行的禅岩在平定狮子山,不仅同在官道,而且距离临近,二人有交流也是必然的。推想早在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汪健阳无意间觅得大唐咸通四年(863)石艾蒲台医僧慧真蜡封的《秦承祖脉经》《外经微言》《辅行诀》锁寺三宝,可谓“千年医缘识真”者,必会以保护传承研究为己任,既于明天启五年(1625)携杨耀祖入禅岩洞,授《秦承祖脉经》诸书,也必然会与同道郭还阳交流共享。所以,郭还阳不必应得见唐代慧真的医书,也同样以保护传承研究为己任。

傅山甲申国变前未曾涉医,悬壶济世始自避乱平定间。普遍的说法是,傅山医道传自道士郭还阳亲授,有《雪中过五峰道师留夜谈》诗为证。留夜所谈内容,表面上看似“静夜发微论,有身良可哀”的情感宣泄,乃至“兴亡从世局,忠孝自成天”的家国情怀,其实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传道、授业,所传之道乃道家经典,所授之业乃活人救命医籍,其中应包括《丹亭真人卢祖师养真秘笈》《丹亭真人悟真篇》《丹亭真人卢祖师玄谈集》等,以及汪健阳传出的《秦承祖脉经》《外经微言》《辅行诀》三宝医书。

关于傅山与卢丹亭,乃至郭还阳与卢丹亭的关系,台湾一家图书馆藏有《丹亭真人传道密集》,其中包括有四本道家医籍孤本,《丹亭真人卢祖师养真秘笈》《丹亭真人悟真篇》《丹亭真人卢祖师玄谈集》与《丹亭问答》,前两本署

“太原傅山青主录”,第三本署“太原傅山青主手录秘本”,《丹亭问答》则署“太原傅山青主纂”。学者萧天石将其整理影印收录于其主编的《道藏精华》丛书,其《丹亭真人传道密集·序》中引述《青城秘录》《少室山房杂记》等记载,对卢丹亭其人其道作了简要叙述。但萧天石的研究也仅得出一个不确定的结论:“在四大儒中,深于道家之丹鼎道妙者,惟青主(傅山)与船山(王夫之)二人。而确有师承,深造有得,并以黄冠终其生者,则仅青主一人而已。青主曾师事龙门派祖师卢丹亭真人,尽得该派秘诀法要,纂录以传世。又受道法于雨师还阳真人郭静中。或曰静中即丹亭真人,然乎否乎?不得而知也。以世人传说,语焉不详,又缺精确之史籍可考,而丹道门庭与神仙家中人,类皆隐晦其迹,不欲人知,亦不欲传也。故恒喜多所署名,籍隐名而逃名,不一而足也,即此之故。”

所以,笔者以为,无须纠结于郭还阳是否即卢丹亭,傅山是否师事卢丹亭。重要的是,傅山甲申国变出家五峰山龙泉庵郭还阳门下即为道教龙门派弟子,郭还阳也好,卢丹亭也罢,皆龙门派真人,傅山传承道家龙门派经籍、医籍顺理成章。

医学传承

在傅山已经离世后的清康熙中叶,发生了一件与医籍传承相关的传奇,即所谓“遇仙传书”。有浙江绍兴陈士铎者,先后传出《石室秘录》《辨证录》《洞天奥旨》等医籍,其曾孙凤辉于《洞天奥旨》跋曰:“所著有《素》《灵》《本草》《伤寒》《六气》《外经微言》《石室秘录》《辨证录》《脏腑精鉴》《脉诀阐微》《辨证玉函》等书。”

关于陈士铎“遇仙传书”,自清道光以来,多以为传书者非神仙,乃傅青主父子。如耿廷铎《傅青主先生医学著作考论》,何高明《陈士铎“遇仙传书”考》等文中均有详细论述,当然持不同观点者也大有人在。笔者倾向于傅青主父子传书的观点,但也有不同见解,拟补充论述于下。

首先,“遇仙传书”与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汪健阳无意间觅得大唐咸通四年(863)石艾蒲台医僧慧真蜡封锁寺三宝中均有《外经微言》,间接印证了汪健阳曾将《秦承祖脉经》《外经微言》《辅行诀》共享于郭还阳,郭还阳再传授傅山,傅山再传陈士铎的可能。对比“元嘉二十年(443),秦承祖辑《黄帝内经》《扁鹊镜经》《公甫文伯脉经》为《脉经》,合《明堂》《针经》《本草》《辅行诀》为医之五经,奏置医学署,以广教授焉”,大唐咸通四年(863)石艾蒲台医僧慧真蜡封锁寺三宝之《外经微言》,可能包含《明堂》《针经》《本草》。但尽管两种《外经微言》内容不完全相同,结合“遇仙传书”中《本草秘录》等传书,也说明此《外经微言》确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汪健阳无意间觅得大唐咸通四年(863)石艾蒲台医僧慧真蜡封锁寺三宝之《外经微言》相关,或许是在传书过程中作了重新整合。“遇仙传书”所传并无《秦承祖脉经》《辅行诀》等医著,自然也没有《扁鹊镜经》,也无《丹亭真人卢祖师养真秘笈》《丹亭真人悟真篇》《丹亭真人卢祖师玄谈集》与《丹亭问答》,说明傅山传书陈士铎仅为其传承部分医籍,或者说傅山将全部医籍同时传授了陈士铎,只是陈士铎未能再传于世。

此外,“遇仙传书”中有十六卷《洞天奥旨》,与记述卢丹亭行述的《洞天秘典》同样值得对比研究。

当然,传承古人医籍,只能述而不作,或言“录”“秘录”“习”“敬习”“述”“敬述”等,无须画蛇添足,过度解读。这些医籍既非陈士铎医著,也非傅山医著,应是傅山传承自古人的医籍。《石室秘录》或即岐伯传书,《辨证录》或即岐伯、张仲景传书,《外经微言》或即岐伯传书……真正傅山撰著者,《傅青主女科》《傅青主男科》《大小诸证方论》《丹亭问答》是也。

自成一家

傅山行医布道,往往被视为谋生的手段,或术的层次。其实,傅山甲申国变出家,已经成为一名道士,传道、授业乃其道士使命,其中即包括道家经典、医籍的传承,《丹亭真人卢祖师养真秘笈》《丹亭真人悟真篇》《丹亭真人卢祖师玄谈集》与《丹亭问答》的传承如是,“遇仙传书”如是。但傅山也从不拘泥于各类医学典籍,“读三年方书,天下无可治之病。治三年病后,天下又无可读之方。此古人经历实在之言”。诗词歌赋、书画金石、音韵训诂,仅其表现形式、研究方法而已,评注经、史、子三部及佛道三藏之书,穷究天人,道兼仙释,萧然物外,自得天机,才是傅山思想与学术的精华。萧天石这样总结傅山,“盖其一生奇气歎慨,介然高蹈,遁隐岩穴,超然自在。虽学通佛儒,而仍以神仙事业终。良以隐于佛,不如隐于仙,即不如隐于道也。虽冒百家之统,复通万流之要,故上圣者流,无不欲自归于道也”。

早在儒道释前,天地人相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即已形成。《易》,包括《连山易》《归藏易》与《周易》,也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,融哲学、科学、人文于一体,以阴阳相反相成,五行生克制化,干支循环往复释解大千世界。不论儒家学说、诸子百家,乃至道教形成,几乎都植根于天人合一思想。佛教传入中土后,诸派林立,但同样融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。至于医道,唐人孙思邈曰“不知《易》,不足以言太医”。从根本上诠释了中华医学的理论体系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中即有“归藏”之名:“太阳所至为臬府,为归藏”。在传承两千余年的《扁鹊镜经》中,其《八舍》《通天》等篇目中已有“归藏”之法。《内经》为中华医学之根,也是《易经》的直接应用,即所谓易之为体,医之为用。

“宋衣道人案”后,傅山致力于经、史、子三部及佛道三藏之书的研究,深刻反思经学特别是理学,同时精心于《内经》研究批注,融会贯通于诸家医籍。清光绪《忻州志》记之:“甲申之变,遂弃青衿,游行大江以南,数年而返,焚其著作,日以医道活人,神奇变化,世《素问》之秘”。一生行迹遍天下,以海纳百川之气势吸收众医家之长。明末清初,太原府城有杨耀祖开化寺设炼药读书精舍,还有杜纘宇、孙寿山两位名医悬壶济世,记之于《阳曲县志·方技》,傅山



位于太原市钟楼街的大宁堂 钧希摄

善用附子、人参或均与此相关。亦师亦友的汾州胡庭、胡同兄弟,傅山“时时从问方药”。与同道好友陈谧,合作创办“大宁堂”药铺,并坐堂把诊之外,经常在一起研讨医道。后世徐昆在其《柳崖外编》、邓之诚在其《骨董琐记》、葛虚存在其《清代名人轶事》、况周颐在其《眉庐丛话》中,均记录了傅山诊疗的诸多病例病案,至于流传于民间田野的故事更是不计其数。

纵观傅山医文、医著、医案与《内经》等批注,尽管入道后始终以道门弟子传道、授业于世,但就其医学理论与医学技艺而言,不应简单归入儒医、道医或佛医,应该是吸纳诸家的融合,辩证诸家的扬弃,兼容并蓄于自家的“神医”。当然若从其以《内经》思想为核心角度分析,《易经》为儒家群经之首,明人张介宾言“《易》具医之理,医得《易》之用”,傅山也可以称之为儒医,这也是傅山在自家“卫生堂药饵”亲书“以儒学为医学,物我一体;借市居作山居,动静常贞”对联的诠释。

傅山医学师承,与其说杂取诸家,不如说植根于中华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。而《傅青主女科》《傅青主男科》《大小诸证方论》《丹亭问答》等医著,乃至传承的医籍,都是傅山为后人留下的珍贵遗产。

医学思想

倡导“精实纯萃”,是高尚医德、高超医论与高明医术的结合。傅山倡导“医王救济本旨”“受苦者即救受苦者”的医德,并终其一生,身体力行;他精读医论,对《内经》极为精通,并与诸子学互参,对待古代经典医书提出“无不当究,无不当变”的辩证法思想,对药物学与方剂学,注重“用药之微”,提出“处一得意之方,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”实证思想,对于病人发病与治疗过程中既有自然环境与生物因素,又有社会背景与心理因素的问题,“病为本,医为标,标本不得,邪气不服”;他从人的精神素质的差异出发,论述医、病相得与不相得的问题,发挥了“不许治者不治”的经旨。

傅山的医学贡献主要在于“平阴阳”的辩证施治方法,“痰症不落古人窠臼,制方不失古人准绳”。

第一,全面运用和丰富了阴阳五行学说,重视阴阳互根,突出补阴扶阳,以此分析病因、病机,指导诊断辨证、组方遣药。在治疗阴虚之症时,常在补阴药中,加入少量补阳之品;治疗阳虚之症,在补阳剂中,反加滋阴之品。其治法,以调气养血扶正固本为宗旨。

第二,重视脏腑辨证,尤其以《女科》为典范,重视肝、脾、肾,认为肝为冲脉之本,脾为带脉之本,肾为任脉之本,强调肝、脾、肾与经、带、孕、产诸疾病的密切关系。以扶正解郁之法,疏理肝气,育阴养血,益气健脾。

第三,组方严谨,配伍精当,味少剂重,力专效宏,创制了数以百计的方剂。用药主攻方向明确突出,主药从二三两到五六两甚至半斤不等,而且往往升降并用、燥湿佐行、疏补同施、涩利兼投,取相反相成之意。

傅山在其《霜红蒐集》(丁本 卷二十六《杂文·医药论略》中)中有如下记述:“奴人害奴病,自有奴医与奴药,高夷者不能治。胡人害胡病,自有胡医与胡药,正经者不能治。妙人害妙病,自有妙医与妙药,粗俗者不能治。奴、胡二种人无贵贱。妙人不可多得,定在慧业中,投药



者亦须在慧业中寻之。若但莽问之,杂愚医工安得其窍?故治病多不救者,非但药之不对,亦多属病者、医者之人有天渊之隔也。何也?以高夷之人医治奴人,奴人不许;以正经之人医治胡人,胡人不许。所谓不许治者,不治也。吾于此经旨,最有先事之验。”

可以看出,傅山的医学思想中有“医病相得”的观点,即医者与病者在精神境界上必须同频,否则无法治愈。

此外,傅山还提出“身是命之所依”的养生说,此说儒道相参,融合了《内经》与道家养生思想,提倡平衡阴阳,寓于人事中。主张生命由精气与形气相结合而成,精气枯竭,生命即不复存在;“精气原是最胜大药”,养生远比求药重要,生命的根本在于爱惜精气。倡导养生重在治未病与药食同补两个方面,春饮柳芽茶,夏食乾蟾,秋吃柳菇、荞面、河漏(饸饹),冬食头脑杂割。皆因地制宜,合四时节气,是不药之方。

傅山的养生思想集中体现在《〈内经〉批注》与《傅青主女科》等著述,以及《医药论略》、医药手札中。

武学思想

散见于诗文,融于《傅拳图》。傅山拳法整个套路,结构严谨,动作起承转合,自然顺道,轻灵灵活,沉着稳健。动作刚柔相济,以柔克刚,攻守自如,架势有高低,动作有快有慢,高低呼应,快慢相间,先文后武,文起武收。拳法很重视精、气、神修炼,把吐纳导引、运气养精、运动提神的武术动作合理编排,形成呼吸、动作、意念协调配合的武术套路。具有以意领气,以气运身,运气走脉,行吐导引,不强不憋,自然通行,不偏不倚,求柔得中,意守丹田。

从《霜红蒐集》卷六《邂逅看续宗老禅和打拳歌》与《傅山拳法歌诀》可窥得一斑。

金陵老僧曹国斋,十八十九伏龙骑。大黄一挽三十钩,先登能鼓大力气。杀贼争功羞雷同,参戎偏坐铜鼓致。猛念沙场教鬼魂,苍摩罗果迷根蒂。剃头勇仗金刚力,抖擻蓬毛霜扫地。朝山朝海四十年,静了于今七十岁。(丁本《霜红蒐集》卷六《邂逅看续宗老禅和打拳歌》,《陈批》)

于午太极傅山传,寻源究底五峰山;起势无板桩来站,大小周天齐运转……(《傅山拳法》录《傅山拳法歌诀》)

结语

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非常丰富,包括经子平等思想、宗教平等思想,其伦理观、社会观、经济观、学术观、文学艺术观等都有着鲜明的特点,闪烁着超越时代的光芒。其医学与武术、养生思想亦根植于此,以儒道为体,自成一家。

传承傅山文化

郝岳才,文化学者,太原诗词学会副会长,《傅山论坛》杂志主编。专注于文化历史研究,出版有国学专著《周易文化的科学探索》,地域文化专著《寻找母亲的平遥》,历史文化专著《赵意空年谱》,傅山研究专著《瓮外霜叶红——抄本考略及其他》。